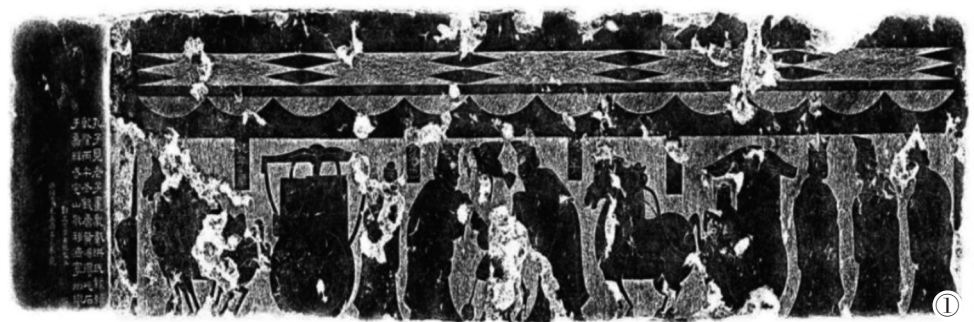


独家报道

济宁汉画像石:东汉民间的文化与社会

田思语



汉画像石是汉代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,不仅展现了当时的生活图景,还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社会、宗教、哲学等方面的理解。孔孟之乡济宁出土了大量的汉代画像石,特别以“孔子见老子”典故的画像石尤为引人注目。

在《史记》中,司马迁记载了孔子向老子学习礼仪的典故,这一思想交流虽然在当时尚未形成明确的儒道界限,但已经展现出两者在礼、道及人生理解上的不同视角。画像石不仅承载了汉代雕刻艺术的精湛技法,更是对这一哲学交流的视觉再现。

“孔子见老子”画像石,不仅是对两位先哲历史性会面的描绘,更是儒道思想交融的视觉见证,折射出思想的双重维度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明确划分“儒家者流,盖出于司徒之官,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”“道家者流,盖出于史官,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,然后知秉要执本,清虚以自守,卑弱以自持,此君人南面之术也。”

这表明,二者在政治实践中形成了功能互补。儒家主导伦理教化体系,道家提供治国权变之术。东汉承袭西汉“独尊儒术”的政策,使儒家稳居庙堂主流,而道家思想仍在通过两条路径持续渗透。

在民间,“黄老养生”与“谶纬神学”结合形成信仰实践;在统治阶层,光武帝“柔道治国”、张良“功成身退”等典故被反复图绘,彰显着道家智慧对个体生命观的塑造。画像石将儒道符号并置于墓葬空间,既是对多元文化包容性的物质化表达,也暗合历史记忆。

“孔子见老子”画像石描绘的不仅是两位哲学家的历史性会面,更是儒家与道家思想的交汇。其中,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记载“儒家助人君明教化”“道家为君人南面之术”,这表明东汉时期儒道思想在政治与伦理领域各

司其职,并行不悖,且东汉延续了西汉的“独尊儒术”政治体制,儒家思想占据了主流地位,道家思想仍在民间和统治者个人修养中占有一席之地,反映了汉代社会对不同文化的尊重与理解。此外,汉画像石作为丧葬文化的一部分,其图像表达方式与历史记忆的建构方式值得深入探讨。

济宁地区的汉画像石,主要出土于嘉祥、邹城、任城等地,以嘉祥武氏祠画像石最具代表性。其多采用分层构图,上层刻画神话故事或哲学思想,下层描绘现实生活,如车马出行、宴饮等。

画像石以阴刻、减地平雕、浅浮雕等技法见长,线条流畅,人物造型生动形象。阴刻与浮雕技法的结合,使线条兼具书法笔意,又富立体质感,人物动态暗合道家“气韵生动”的审美追求。

以嘉祥县出土的“孔子见老子”画像为例,该画像石构图精致严谨,展现了儒道思想的对话与互敬,体现了东汉社会对儒学与道学的包容态度。画像石以孔子向老子问礼的历史故事为主题,孔子手持贽雁,象征着儒家对“礼”的尊崇,而老子手拄曲杖,道袍宽松,体现道家“无为而治”的哲学理念。

这一画面,不仅表现了东汉社会对儒学伦理秩序的推崇,也反映了道家思想在隐逸文化和统治策略中的影响。同时,图像中间的神童项橐推着独轮车,象征着智慧的传承,这表明东汉时期教育理念的普及和对知识的尊重。此外,画像石上方的双螭与连弧纹装饰,则寓意天地之间的和谐与稳定,也符合汉代丧葬文化对死者安宁及宇宙秩序的追求。

相比之下,纸坊镇敬老院出土的“孔子见老子”,则采用多层叙事结构,将神话传说和历史典故相结合。画像石分三层叙事,横向

递进式表达宇宙观、哲学观、历史观。

上层伏羲、女娲被仙人托举,象征天地初开,契合道家宇宙观,同《淮南子》《太一生水》等道家经典相呼应,反映了汉代人对死后升仙、超脱生世的信仰。这种神话元素的加入,说明了东汉时期墓葬文化中的道家思想色彩增强,也展示出墓主人希望死后能获得长生或升入仙界的期盼。

中层依然是“孔子见老子”的场景,但其哲学意义更为深远,可能象征墓主人生前对儒学的研习,而死后追随道家思想超脱轮回,反映出东汉时期政治与社会思想的融合。

最下层的“泗河捞鼎”故事,讲述了打捞坠入泗水的宝鼎未果的历史事件。这一情节的设置,暗示了天命观念,强调统治者权力的正当性,同时也可能是一种政治隐喻,提醒后人顺应时代潮流。

这种多层次的叙事方式,不仅增强了墓葬艺术的叙事性,也反映出东汉社会对天命、权力与历史教训的深刻理解。

在东汉这一以儒学为主导的时期,画像石中的图像展现了儒道思想的共存与交融,儒家强调社会伦理和秩序,道家提倡自然和自由,两者虽有不同却并未割裂,而是在多个层面上交汇融合。

在治理方面,道家提倡的“无为而治”理念,影响了当时的许多统治者,使得政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借鉴道家的灵活与自然。在墓葬文化中,儒道思想的融合反映了当时社会风俗的多元性,儒家的礼制和道家的自然两种思想并存,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共同作用。在画像中,孔子与老子的尊重与交谈,不仅是礼仪的象征,也是对家庭伦理和人生哲学的交融表现,反映了汉代对亲情和家族关系的重视。

综合来看,汉代的墓葬文化不仅是一种物质文化的体现,更是精神信仰和哲学思想的承载体。它们不仅是一种墓主生前思想信仰的视觉化表达,同时也是当时社会等级、礼制规范、哲学思想及死后世界观念的缩影。

汉画像石上的“孔子见老子”,不仅是历史典故的艺术表现,其生动的图像传达了儒道思想的交汇与文化融合。透过这些画像石,我们不仅能够理解汉代人对忠、孝、礼、义等价值观的深刻认同,还能看到这些思想如何通过视觉艺术的形式得以传播,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这些画像石不仅是墓葬的艺术品,更是儒道思想、社会秩序与哲学智慧的永恒见证。

① 东汉“孔子见老子”画像石(清乾隆五十一年嘉祥县武程山村北出土)

② 东汉“孔子见老子”画像石(嘉祥县纸坊镇敬老院出土)



指不停地颤抖,仿佛用尽全身心去刻下中国最美的文字。看他因长年刻字而变形的手指,瞬间涌上几多辛酸。这不是常说的工匠精神吗?盛师傅总是那么和气、谦逊,他拿出在暗红色的钢笔上刻的“雕龙画凤”给我,我惊叹这龙凤在他手下竟然栩栩如生。

盛师傅很自豪地说,他领到了非遗传承人的证书。我打心里为他高兴,把他为女儿修过的钢笔交给他。此刻,我的眼睛湿润了,慢慢地说出自己想刻的话。他会心地笑了,全神贯注地刻下了“白茶清欢无别事,我在等风也等你”。

一生只做好一件事,简单、朴实又踏实,内心很纯粹,那些世俗、名利都早已抛到九霄云外,只静静地享受属于自己的雕刻时光,这就是老巷子里的老济宁人。

一座老城,一条小巷,几多沧桑。这儿没有杏花雨的迷离,也没有丁香般的馥郁芬芳,只有更多时光的悠长,平静流年的淡泊。远离这老城区的日子,我时常怀念那些小街小巷,还有老人慵懒地坐在竹椅上,轻轻摇着蒲扇,有滋有味地聊着的那些传奇过往。

日长人静,小巷轻烟,多少往来事,就这么匆匆过去,而老巷的人情味儿,却随着老运河的水,在一代一代人的心中默默地流淌……

■刘建新 摄影

泉的墨香消融。

暮色中的西湖与微山湖重叠。朱自清笔下的十里秦淮,正流经大运河的血管向西湖奔涌。晚风捎来吴山庙会的鼓点,却隐约带着山东快书的节奏。这让我想起徐则臣在《北上》中借人物之口说出的真理:“运河最伟大的工程不是南旺分水,而是让孔夫子的仁义长出了荷花。”

回程前夕,再次来拱宸桥。运河水在此即将隐入钱塘,却把最后的波纹织成丝绸,裹住一个北方游子的怅惘。此刻,济宁声远楼的铜铃与六和塔的风铎千里共鸣。两千五百年的长河骤然变得很轻——它不过是祖先眼角溢出的泪水,在华夏大地上蜿蜒成基因的双螺旋。

那些被纤绳勒进掌纹的历史,被船钉锈蚀的记忆,终将在某个潮湿的夏夜,随着运河的呼吸,在每个人的血脉里涨潮。在这汹涌的时刻,那些岁月掩埋的因缘际会也悄然苏醒,仿佛《北上》中说书人的声音混着晚潮传来:“四散走失的终将重逢……”

西溪湿地

■成岳 摄影



第一个将“邹鲁”与“雅典”并论的人,是清朝时来过中国的英国官员李太郭。据资料记载,1825年至1828年,李大郭作为自然学家跟随弗雷德里克·威廉姆·比奇船长的皇家海军花从号在太平洋上航行,沿途在加利福尼亚、阿拉斯加、中国、夏威夷以及南太平洋诸岛等地采集标本。

1836年至1839年间,李太郭作为大英圣书公会传教士前往中国,期间学习了汉语以及中国文化,后进入英国领事界,曾任英国驻华公使璞鼎查爵士的翻译。1843年出任英国首任驻广州领事,1844年任驻福州领事,1845年又任厦门领事。

刘刚、李冬君合著的《通往立宪之路:告别晚清的近代史》一书提到,李太郭说过的关于“雅典与邹鲁”的对比:英官李太郭尝与徐氏(即徐继畲,著有《瀛环志略》)言:“欧罗巴文士游学者,不于希腊,即于犹太,盖泰西弦诵之区也。”这里的“弦诵”,是“弦诗三百,诵诗三百”的简称,所谓“弦诵之区”,就是文明的核心区。

又说:“雅典最讲文学,肄习之精,为泰西之邹鲁。”雅典是古希腊文明的核心,被誉为“西方文明的摇篮”。在欧洲,至少有十几处被称为“XX雅典”的地方,其地位恰如孔孟故土之“邹鲁”。故自古至今,西方学者无不游学希腊,未游学于额里士即希腊,“则以为未登大雅之堂也”。

“泰西”是我国明朝时期对意大利、波兰、德国、法国、西班牙、希腊等欧洲国家的称呼,这种讲法最初产生于明末“西学东渐”时期,利玛窦即所谓的泰西学士。

英国官员李太郭将“弦诵之区”的雅典,比喻为东方的“邹鲁”,可见邹鲁在早期来华的外国人心,早已是东方文明的起源地了。

还要提到的一个人,是方授楚先生。方先生是20世纪初墨子研究专家,著有《墨学源流》等著作。书中有“邹鲁地区,其俗喜学术,好技艺,颇似希腊之雅典。”

任继愈《墨子与墨家》说:“鲁文化始于周公,邾文化可上溯到夏、殷。邹鲁文化都尚和平,反对战争,讲仁义。春秋战国时期,自然科学发展水平,以邹鲁为最高。古代舟、车、服、用器物,多称以邾或邾,可推知来自邾、邾地区。相传古代造车的奚仲,其基地距墨子故里木石镇不过十多里,与墨子同时的公输般也生长在邾邾北端的卞山下。”

雅典被誉为“西方文明的摇篮”,邹鲁圣地、孔孟之乡,不愧是东方文明的起源地、文化昌盛的代名词。

周末济宁故事

早春荠菜鲜

张成群

初春时,天气仍比较寒冷,杨柳、香椿、芦苇仍裸露着枝干,在春风中摇曳。油菜、小麦也沉寂着积蓄力量,等待复苏。雨水一过,时令尚未抵达惊蛰,在我的家乡鲁西南平原,麦田内、野地里、道路旁,唯有荠菜经过一冬的沉睡与煎熬,只需一缕春风,便苏醒来,啦啦啦啦如约而至,最早报春。荠菜,成了名副其实的江北第一纯天然野菜,最早走上了人们的餐桌。

时下,冬暖式大棚里,人工栽培的荠菜,虽然在超市已不稀罕,更让人喜欢的,却是亲手野地里挖来土生土长的野荠菜。这菜的生命力颇强,无论土地肥沃贫瘠,它都如期碧绿、蓬勃。

田野的空气中,散发着泥土的芬芳,大地铺满了春光,俯身下去,看到荠菜锯齿叶舒展开来,紧贴着大地,把它们从杂草中辨认出来,一朵又一朵,又是多么快乐的趣事。寻着,挖着,春阳暖暖地照在背上,蜷缩了一冬的身心尽情舒展。

一朵荠菜在手,袭来淡淡清香,那是早春里特有的香味。不仅仅是因为自己挖来的荠菜格外鲜美可口,更因为挖荠菜有着无穷的乐趣。天赐的与大地亲近的滋味,天地人融为一体。

徜徉在春的田野,享受着暖暖的气息,不仅快乐,更连接着对春天的向往。当荠菜遇到了春风春雨,它已将与春天相连,并将温暖的心思留在了田间小径。

北宋著名大文学家兼美食家苏东坡先生,更是以荠菜为主料,做了一道“东坡羹”,他在给好友的信中自夸道:“君若知其味,则陆八珍皆可鄙厌也!”意思是说,你要是品尝过“东坡羹”,就不再多想吃什么驼峰、口蘑、沙丰鸡等“陆八珍”了。可见这荠菜,900多年前就已俘虜了美食家的胃。

从小在农村长大,自幼喜爱这菜。四十多年前的那些初春,我跟着哥姐们,唱着:“荠荠菜,像菠菜,能做汤,能包馅,大人孩子都喜爱……”的歌谣,奔向田野。

小伙伴们一人提一个篮子,持一把剃刀满地跑,找荠菜挖荠菜成了劳动竞赛,看谁的荠菜肥大、水灵,最先装满篮子。荠菜挖回家,留够自家吃的,就趁周末到市场上卖。“买荠菜啦,买荠菜,又鲜又嫩的野荠菜……”我和姐姐那不绝于耳的童声叫卖,仿佛是在报告春天的到来。卖出去的荠菜,买回家的是急用的铅笔、田字格、小人书,也在幼小的心灵播下了谋生计的种子。

荠菜的吃法多种多样,无论怎么吃都是美食。我的母亲就能把荠菜做成各种菜肴,最得意的是将荠菜沸水焯过,剁碎,拌上鸡蛋丝包水饺,或做汤圆和馄饨的馅,变着法儿让我们兄妹吃上一春天的荠菜。

母亲说荠菜不光新鲜好吃有营养,还是民间一味良药。而我之所以爱荠菜,倒并非因为它是药,而是在那姊妹多,日子实在拮据,不到过年几乎吃不上肉的岁月,却能在青黄不接的早春,收到鲜嫩可口的美味。长大后,确也知道了荠菜的药用价值。据药典记载,荠菜的花、果全草入药,性凉,有止血、凉血的功效。那在春日里挖的荠菜,就有着不期而遇的保健意义了。

时下的饭菜非鱼即肉,而在大年之后,遇见荠菜的水灵、碧绿、清鲜,刚好换口味,满嘴都是春天的味道,不也是幸福生活的味道吗?



我从小生活在济宁,那些小街小巷曾留下我烟年的足迹。我喜欢散淡在城市角落里的烟火气,温情的人文气息,来来去去的诗意年华。

周末,沐着春风,我骑自行车从竹竿巷、纸坊街、汉石桥街、纸店街,到清平巷、打绳巷、永丰街和大闸口河南街逛逛,慢悠悠地寻觅这座江北古城的江南韵味。

竹竿巷,河堤拂动的垂柳,舞动着江南水乡的倩影。光滑质朴的石板,诉说着老济宁商贸的繁荣。骑行在石板路上,两旁多为两层楼阁式的铺面,古朴雅致,小巧玲珑,前店后坊的建制,既有江南水乡的灵巧清秀,更有北方稳固厚重的感觉。

去年5月的杭州之行,造访了大运河博物馆,夜游了西溪湿地,带了茅盾文学奖作品徐则臣的《北上》来读,残存了些许文字笔记。而今终于读完,恰逢电视剧《北上》于3月3日在央视一套开播,掩卷覃思,在古今时空交错的恍惚中,续写那段思忆……

初夏,桨声灯影里的京杭大运河,到了杭州也流到了尽头。跨越千里帆船带来的北方厚重的历史气息,蜕变成大运河博物馆里那一幅幅活现的画卷。暮色垂落时,我站在拱宸桥的石阶上,当最后一方青砖在杭州拱宸桥畔归位,京杭大运河在杭州的最后一段卸下北方的筋骨。这条流淌了两千五百年的长河,终于完成了从我的故乡到钱塘的漫长叙事。

大运河博物馆的展厅里,一艘明代漕船悬浮于光影长河。全息投影的浪涛漫过船身时,鲁锦纹样的波纹间,竟浮出济宁太白楼楼的飞檐。漕船模型在数字光影中溯游而上,分明看见隋唐的纤绳勒进鲁西南的黄土,听见微山湖的船工号子穿过展厅玻璃,与钱塘槽声撞了个满怀。

轻触玻璃展柜的凉意,指尖忽然感知隋堤柳絮的温度。锈蚀的船钉与微山湖畔的夯土共振,黄河号子被展厅空调吹成游丝,缠绕着柜中某位河道总督的朱批奏折。讲解员说,这是数字化复原技术,却让人觉得,分明是运河显出的灵韵——那些在故乡竹竿巷老人口中流传的漕工歌谣,此刻正以全息粒子的形态,在展厅穹顶飘散成星图。

在酒店的茶吧里,翻开徐则臣的《北上》。书中意大利人小波罗逆流而上的身影,竟与玻璃幕墙外的运河波光重叠。河水在此处忽然变得清瘦,六和塔的铜铃声里,那些从济宁一路奔涌而来的泥沙,正被江南的月色

老 济 宁

单车穿过老济宁

冯春辉

老街区远离着都市的喧闹,没有人刻意的雕琢,只是一派古城古巷风情。依稀记得,竹竿巷曾住着和蔼可亲、文质彬彬的四爷爷。他时常走很远的路,来到于大街我的奶奶家聊聊天、下下棋。

四爷爷个儿不高,说话不温不火,慢条斯理地说道,让人感触老济宁浓浓的人情味。他每次都提一包香甜可口的点心,有一次带来一小包饼干。我拿着用黄纸包的神秘物件,垂涎欲滴。等奶奶送四爷爷时,打开纸包津津有味地吃着。奶奶回来了,狠狠教训说:“客人没走,就打开,太没礼貌了!”这番话至今仍在我的耳畔,直到多年后这样教育女儿。

那些安静的时光让人怀念,静静地喝喝茶、聊天的日子,还有树荫下送四爷爷,看着他不时地回头招手,直到背影转到另一条小巷里……

周末下午茶

运河星图

刘守慧

层层淘洗。

我总爱在此处凝视水面,大运河的历史,在瞬间变得鲜活。隋杨帝的龙舟与谢家祖先的货船,都化作水上转瞬即逝的一串泡沫。读到“运河活着,在每粒水分子里储存着记忆”,窗外恰有货船拉响汽笛,声浪震碎了杯中西湖龙井的倒影。

夜航船推开了暮色,运河水便被江南的风岚氤稀释,播撒在西溪湿地纵横交错的静水流深,化作虫鸣和荷塘边摇曳的灯火。槽链咬合处的吱呀声惊起白鹭,翅尖掠过水面,把满河的星辰搅成龙井茶末。

这湿地的经脉,让我想起济宁老字号玉堂酱园门前的老运河。蜿蜒的水道上的酱香醇厚绵长,乘着运河的波涛,穿越千里而来。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,于味蕾及心灵深处,与清幽淡雅的龙井茶香悄然交融,凝成独属于江南的悠长韵味。

杭州的朋友说,西溪是“城市肺叶”。沿着福堤、御临路漫步,走在石板路古道,抬头是繁星满天,低头是路旁草从和小水沟暗藏玄机,点点微光时隐时现。近前探视,脚步声惊起一滩萤火飞起,夜光铺开,宛若进入童话的天国。暗渠乍起的流萤,许是南旺分水龙王庙的香火所化,它们提灯荷塘时,将北方的暴雨幻化江南的烟岚。

赤脚踩上绿堤的青石板,苔藓的凉意顺

着趾缝渗入骨髓,觉出这湿地却是运河的末梢神经。暗绿的水网在月光下舒展,仿佛济宁码头的夯土在这里分解了湿润的呼吸,临清钞关的算珠滚落为荷上的露水。徐则臣在《北上》中说运河是“基因里的河流”,我此刻的掌纹正渗出微咸的汗,像极了微山湖畔晒盐场结晶的岁月。

夜色西溪,没有了白日的喧闹,澄澜不惊中,邂逅怦然心动。船过秋雪庵,临水茶寮的纸灯笼浮出暮霭。粗陶碗里的龙井舒展了,茶梗竖立的姿态,竟与曲阜孔庙古柏的年轮暗合。

小酒馆灯光迷离,一对情侣点着蜡烛灯,慵懒随地而坐,才品一口龙井茶,那双剪影就被烛光拓在粉墙上。姑娘手腕翻转斟茶的弧度,多像运河船闸开启时的波纹。爱侣眼神交错的刹那,恍若济宁铁塔寺的晨钟跌进西湖的南屏晚钟里,仿佛什么都说而又什么都没说。这让我想起《北上》中那个惊人的隐喻——当黄河鲤鱼纵身跃入西湖,所有离散的星光终将在血脉里重逢。

翌日,夜色阑珊,华灯初上。漫步西湖畔,三潭印月的灯笼亮起时,雷峰塔正在研磨最后一抹夕阳。我特意绕道孤山,看西湖何以将运河的叙事转译成山水诗。曲院风荷的涟漪里,苏堤的柳色正把北方的苍劲揉进江南的缠绵,断桥的残雪中,分明听见济宁浣笔